

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偶像性重要他人”融入路径研究

田芳芳

(大连财经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要:教育不仅限于对个体的培养,从教育社会学视域中我们不难看到教育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促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全方位与多元化的,“偶像性重要他人”是个体在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正确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成员内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路径,因而探索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之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偶像性重要他人融入路径

一、“偶像性重要他人”概念的教育社会学内涵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MILS, C.W.)在米德

(Mead, G.H.)的自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

^[1]教育社会学认为,受教育主体的重要他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互动性重要他人”,二是“偶像性重要他人”^[2]。

“重要他人”对于学生个体社会化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人,学生主体社会化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重要他人”的类型和特征。

“互动性重要他人”是学生日常交往过程中认同的重要他人。学生日常交往对象都有可能成为其重要的他人,也都有可能不被其视为重要的他人。一般来说教师、家长、同龄群体较为可能成为学生主体的重要他人。

“偶像性重要他人”是因受到学生主体的喜爱和关注及崇拜、敬佩等,而被学生视为学习榜样的人。“偶像性重要他人”与“互动性重要他人”主要区别在于互动的频率及可能性,“互动性重要他人”是学生主体生活环境中具体存在的主体,是学生主要的互动对象。一般说来,前者是社会知名人物或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后者则是经常性与学生互动的人。“偶像性重要他人”更多的是学生主体单向选择的结果而非双向互动的产物,正因为这种趋向,“偶像性重要他人”更具有影响力。

二、“偶像性重要他人”构筑过程中现实特征

1. “偶像性重要他人”的社会性缺失

“偶像性重要他人”是学生主体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或一群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具体的形象作为自我的代表,在公众人物中找寻那些具有自己欣赏特点的人物。“偶像性重要他人”其实就是理想化的自我,然而他们有限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希望社会或他人提供一些精神上的崇拜的对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多元文化的存在,很多人在寻求的过程中无法认知自我,进一步的过程中也无法找寻到真正的“偶像性重要他人”。学生主体的精神生活一定要有物象,新时代的青年在寄托自身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盲目的随机的选择过程中,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很大的,正面的“偶像性重要他人”碎片化和个体化,缺乏同一性的个体追逐,使得主体的精神生活也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在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特殊时期,精神思想活跃的青年主体的茫然和无助,无意义感会进一步增强,因而从教育社会学视角中青年主体“偶像性重要他人”的缺失是青年学生心理失衡的原因之一。

2. “偶像性重要他人”的社会性偏离

青年学生主体意识处在人生的活跃期,他们在试图与世界及周围的环境建立联系并达成一系列的共同性。学生主体在寻找“偶像性重要他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将自身融入社会群体的过程,

即社会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社会化进程中,学校教育及同龄群体对学生主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互动性重要他人”是几乎无法选择的,是个体身处其中的环境之一,个体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生命的意义,便会向外寻求“偶像性重要他人”。然而,当今社会文化需求日益多样,社会评价标准的表面性和外化,没有提供给学生主体以完整的,清晰的“偶像性重要他人”的方向。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学生主体的精神追求过程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放弃原有的正确自我认同,一味地追求不切实际的梦幻世界。盲目崇拜、放纵自我,逃避现实等本能及人性自然的扩张,造成了自我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的过程不加以批判而盲目的选择中出现了社会性偏离。

3. “偶像性重要他人”多元化选择

信息传播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学生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都追求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融进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意识发生效应,“偶像性重要他人”的定位也就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多元文化的出现及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为中国民众提供各种不同信仰选择。而这种信仰选择往往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盲从的。第二,人文精神和理念缺失,人们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自由,关注消费和娱乐,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失调。第三,大众传媒中的无序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以及文化软实力提出很大的挑战。

这种“偶像性重要他人”的多元化选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认同弱化的问题。文化中的成员受他们的所在的文化的模塑,但同时又是能动的实践者。文化训练他们的成员,共享某些人格特质,中国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导入,新文化层出不穷,文化认同感弱化。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性与普世的现代性诉求之间呈现出紧张态势,这既是现代性焦虑在与各种类型的文化遭遇时的普遍表现。

三、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意涵

1. 构建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学者迪尔凯姆在其《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提出:“教育是年长的一代给未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年轻一代所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发展其生理、智慧和道德三类品质,使其适应政治社会和具体环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他还认为教育思想和课程是由更广泛的社会秩序决定的,而社会的继续生存又依赖教育这个基本因素。因而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有助于实现教育与社会的连接,构建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教育目的是通过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力量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能够实现我们的教育目的,进而培养社会合适的高素质人才。“偶像性重要他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力量,更是一种行动、制度或过

程的社会表达方式。

“偶像性重要他人”是赋予精神于一种具体人，以一个整体的人的形象将人的身体、精神、理智和情感各方面达到整体化。他使得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达到和谐一致。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的自我形成也是动态的过程，他们具有强烈的成长需要，这种内在的需要和外在的具象化的“偶像性重要他人”相融合，对于学生自我人格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可借鉴的部分。学生作为整体的人及个人的人格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偶像性重要他人”不仅仅是主体的说教，而是融入了一种情感的教育，将具体的人物形象融入情感教育之中，使学生的人格形成一种整体的个人体验，当事物接近自我时，情感体验就更深刻，学习就更有个人意义，学习者也就能深深地介入学习之中。

2. 在“场域”和“惯习”中形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场域”概念是社会学家布迪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从狭义上对“偶像性重要他人”具体的言行和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从广义上来理解“偶像性重要他人”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们所敬仰和追求的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教师和管理者将成为教育的推动者，鼓励和关怀学生的各种需求，通过“场域”营造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将这种场域与尊重学生的价值体系相联系，引导学生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自我人格的发展中。这种“场域”不仅仅被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

“惯习”理论则是布迪厄试图建立的一种实践理论，布迪厄认为行动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实践感控制的。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和评价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各种框架的类比性的转换，惯习使千差万别的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因而在“惯习”中强化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以“偶像性重要他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营造学生学习的氛围，一种个人中心的气氛，一种能使学生自由地选择和接受挑战的心理体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灌输。

四、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偶像性重要他人”融入路径研究

1. 用崭新的文化形式将“偶像性重要他人”融入

(1) 在互联网文化中提升“偶像性重要他人”的文化吸引力

互联网文化作为崭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场所，其独特性、丰富性、广域性、交互性都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难以比拟的。互联网改变了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为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提供了新的空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数字化信息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新技术，创新文化的现代传播方式，提高“偶像性重要他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偶像性重要他人”的现代转化力与传播力。只有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因而在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的过程中，增强其文化吸引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过程中，要遵循互联网发展的规律。一是要改变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说教观念，抛弃被动的灌输方式，适应当前互联网时代追求平等、互动的个人体验。以微电影、微博、抖音等传播方式，二是要用融合思维、创新思维、平台思维来要改变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进而进一步提升“偶像性重要他人”的文

化吸引力。

(2) 运用科技创新技术增强“偶像性重要他人”的文化活力

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与超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的时代需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崭新的传播方式推广出去。“偶像性重要他人”需要用科技赋予文化新的表现形式，让“雷锋精神”更具活力。科技创新传播技术如个性化引擎推荐技术、VR等数字科学技术、AI动漫、漫画、游戏等可以将“偶像性重要他人”赋予新的表现方式，将打破口口相授、物人相授等传统传播和传承方式，真正实现构筑青年的“偶像性重要他人”，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

2. 用“偶像性重要他人”引领青年的时尚追求

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杰出代表，用其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使这种精神成为青年学生高尚的追求。党的十九大中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因而用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引领青年的时尚追求是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与政治的高度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教育社会学认为：人们不仅是被动地接纳这个世界，而是能主动地、积极地解释并能改造这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现象”。因此，教育应当从“学习者”的观点来思考，学生的时尚追求会形成“学习者”之间的“形象互动效应”，因而在整个群体中扎根并得以实践。

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和思想方式，学习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从发现中学习”，发现不仅是寻求未知的事物，而是主动探究的过程，亲自获取知识的行为。青年学生主动地追求高尚的精神思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独立自主的意识转换、迁移的能力。教育适当地配合学生这一过程，提供学生的文化追求的对象，也有利于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文化自信。

3. “偶像性重要他人”融入文化认同建设

社会的深刻转型同理性思维密切相连的现代性对各种传统文化模式均构成极大的挑战，动摇了建立在一定的地域团结基础上的和传统生活基础上的文化认同。用“偶像性重要他人”形成一种历史文化传播的时尚潮流。中国文化印记的“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需要按照文化传播的一般定律，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形成巨大影响、渗透甚至文化侵蚀、控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全球化的催生了新的内外格局，我国公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无形的侵扰，文化认同的弱化很可能引发政治认同的式微。通过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将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纳入青年成长的文化资源，借助不同群体因为文化差异而具有的可以共同分享的文化这一柔性资源，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寻求文化相容和一致，谋求文化上的共同认知，塑造文化认同。以“偶像性重要他人”为纽带建构价值共同体意识，厘清青年群体的身份指向和心理归属，巩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始于青年对于文化的认同，以构筑“偶像性重要他人”为切入点，落实文化认同建设，不断提高青年社会化进程中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1]新教育社会学词典，东洋馆出版社，1986，30-31

[2]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44

作者简介：田芳芳（1979.2—），中共党员，教授，汉族，大连财经学院公共教学部人文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民俗学、女性学等相关问题。

该论文为辽宁省教育厅2021年度研究项目（面上项目），《在“三育人”背景下的高校新时代原创歌曲创作与分析》，阶段性成果，LJKR0722